

理论学习参考

LILUN XUEXI CANKAO

第 100 期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印

2016 年 11 月 28 日

目 录

- ✧ 李殿仁：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 ✧ 孙来斌：从中东危机看西方民主输出的三重错乱
- ✧ 宋鲁郑：西方模式导致人才逆向淘汰

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李殿仁

历史虚无主义也是舶来品，源自拉丁文，德国哲学家雅各比在 1799 年《给费希特的信》中首次使用。后来尼采把否定系统和道德原则的现象称为历史虚无主义。一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所以在西方也未成气候。它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催化腐蚀。历史虚无主义就像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鸦片，西方人知道它有毒，在自己的国家禁止吸食，却向苏联、中国大量倾销。其目的是一是麻醉腐蚀这些国家的人民，控制奴役其思想；二是达到分崩离析这些国家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错在哪里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思潮。它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用假设否定事实、用支流否定主流、用主观分析否定客观规律、用个别现象否定本质趋向，甚至编造历史、肢解历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丑化领袖和先进人物，美化反面人物，以达到所谓“重构历史”，“西化”“分化”中华民族的政治目的。历史虚无主义所宣扬的错误观点和其惯用手法有下列几种：

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面临民族灭亡，国将不国的时候，中国向何处去？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有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一化三改”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逐步探索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

的基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的正确抉择。历史虚无主义将历史运动视为无规律可循，随着领袖人物的意志改变，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事件堆积，从而提出所谓“革命制造论”“革命破坏论”“误入歧途”等谬论，企图通过否定革命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以假设推断代替历史事实。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提出“假设不搞五四运动”“假设不向苏联学习而向英美学习”“假设当年不出兵抗美援朝”，等等。通过提出一个假设的观点尔后推论可能产生的效应和结果来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其实这是不值得一驳的。我们分析认识问题只能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以尚未发生的想象作为依据。历史是不承认“假设”的。如果人人都用假设来作论据就是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空争论。因为假设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空想，没有经过实践那就有多种可能的结果。研究历史只能研究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和人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依据和标准。

抓住枝节无限夸大。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不可能是平坦大道，没有曲折。尤其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更是曲折复杂。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艰苦奋斗，不断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同敌对势力作斗争，同时也不断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毋庸讳言，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也犯过不少错误，有“左”的也有右的，也出现过多次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和失误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分析，毕竟是前进中的错误，是主流中的支流，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如同中国一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更不坚持错误。我们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就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和失误中逐步补充完善的。历史虚无主义却专门去搜集、罗列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并且无限夸大，来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历史的个别现象来否定历史的本质。

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事件。判断事物的功过是非只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判断，不能用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去衡量过去的事件和决策。比如，历史虚无主义大肆宣传我们过去是“闭关锁国”，早就应该“跟美学英”“不要跟着苏联与美国和西方为敌”，等等。其实，从历史角度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再明白不过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中国的安全环境首先是生存问题，是政权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根本不承认我们政权的合法性，和

中国建交的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的几个小国，如缅甸、柬埔寨等，在联合国我们连个合法地位都没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歧视我们，经济上封锁我们，军事上围堵我们，一直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直到现在还在对中国实行方方面面的封锁和限制，你怎么去对他们开放。中国经过几十年斗争，政权上站稳了脚跟，在广大第三世界朋友的帮助下获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来美国、日本才相继和我们建交。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说共产党“独裁”，说社会主义制度“邪恶”，企图搞垮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时我们面临的是制度安全。中国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特别是改革开放，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明显提高。这个时候，美国和西方世界又和我们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话语权和制定规则权，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发展安全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走过的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

把探索中的不同认识说成是个人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不同意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历史虚无主义则把共产党内的历史说成是个人恩怨的斗争，是整人的历史，和封建宫廷争权夺利没什么区别等。笔者 2003 年曾两次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他们的儿子刘源交谈。我曾问：“王老，刘主席和毛主席到底有什么矛盾，最后搞得那么残酷？”王光美坦然地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尚昆同志也问过我，主席和少奇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两个人都是想把新中国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思路不同。主席主张搞快一点，少奇主张搞稳一点，主席想通过抓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发展，少奇想通过抓经济建设推动生产力发展。主席和少奇的出发点都是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且长远的历史证明还是毛主席想得深一些，考虑得远一些，也对的多。所以，当时全党都是拥护主席的决策的。”后来笔者又问刘源，他的答复也是一样的。

披着学术的外衣谋求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一个很迷惑人的手法就是以学术研究为幌子去“挖掘新的材料”“还原历史真相”，“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利用所谓“学术无禁区”，发扬“学术民主”来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比如，有的搬出清政府 1908 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大纲中提出了教育、司法、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外交等方面一系列社会改革，就断言说这是属于“革

命性改革”，“是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如果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宪政路子走下去，中国会走上英国式的民主化道路，遗憾的是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实际上，这也经不住分析。其一，“钦定大纲”所提改革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皇帝的统治；其二，因为它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所以根本就没推得开；其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才掀开了历史新篇章，不打烂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旧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环境，当然就很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利用文学艺术否定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任何思想、思潮统统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历史虚无主义也不例外。他们利用电影、电视、小说、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嘲笑我们祖先创造的龙的传统、长城的精神、黄河文化都是落后愚昧的，而海洋文化、西方文化才是先进的；提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通过影视等渠道美化汉奸、歌颂叛徒、贬损革命伟人和爱国人士、贬损英雄模范。尤其是在网络上，谁攻击共产党、谩骂社会主义，谁就被捧为敢于解放思想，谁就是英雄好汉。而谁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宣传正能量，他们就攻击谁，谁就是“老左”，就是“僵化”，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集中攻击党的重大事件和领袖人物。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得手，首先就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尔后否定列宁，通过否定党的领袖进而否定苏联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竟无人站出来捍卫党的生命，当红旗落地、苏联解体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运用的是同一套模式，集中力量丑化和否定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毛泽东。党也会犯错误，领袖有功也有过，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怎么看待党的失误，怎么看待领袖的过失，对此唯物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也犯过错误，出现过一些失误。对此，党内有决议，人民有共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许多论述和评价。历史虚无主义却只一味无限夸大毛泽东的错误，把工作上的失误说成是个人品质问题，甚至对其进行丑化、诬蔑、人身攻击，目的就是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手段碎片化历史。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是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具有传递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的特点，而且是不经审查把关的自媒体。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互联网媒体宣扬它们的错误观点，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伪造历史事件，有的散布政治谣言，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不讲前因后果地任意剪裁，把一部完整的历史碎片化、简单化，再加以宣扬，迷惑了不少网友，造成了恶劣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说明，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大问题，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是关乎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企图动摇中华民族做人立国的根基。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特别是近一百多年的奋斗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强不凌弱、富不侮贫、大不欺小、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经久不衰传承不息的历史基因。历史虚无主义从中寻找负面影响，鼓吹妥协投降，称颂外敌侵略，抹杀爱国主义，企图动摇我们做人立国的根基。比如，宣扬琦善、李鸿章妥协投降是明智的、负责任的，而爱国抵抗的林则徐等是盲目蛮干；公然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的神圣天国”“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甚至还说不平等条约也应当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等等。还有声音宣称，中国人民不应反抗西方侵略，“如果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随便搭上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奴颜卑骨，毫无尊严。

历史虚无主义呼应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企图，是“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演变”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既定方针，“分化”“西化”是它们的战略企图。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当着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论证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手段。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

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想念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向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杜勒斯之流终于在苏联得手了，他们搞垮了苏联，又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和平演变”并不和平，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宣传和所作所为，正在腐蚀着我们一部分不坚定的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肌体。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把中国引到邪路上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总结几十年艰苦奋斗历史得出的基本经验，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偏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经济落后的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说“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中国应该以英美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就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等等。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否定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否定了人民政权的合理性，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也就打乱了我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积极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广泛深入地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教育，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历史的发展是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这些基本观点学懂弄通，就有了观察分析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伎俩。

进行党史、国史、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教育，把握历史事实和发展脉络，正确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激烈，敌对者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们应当把院校的党史课、国史课、中华文明历史课恢复起来，加强起来，使青少年学生“知史达理”，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我们的魂、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担当。

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高抵制错误思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党的理论工作者，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积极主动地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认清它的本质和严重危害。现在有的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在一些错误思潮面前麻木不仁，要么忙于经济建设，忽视意识形态工作，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麻痹大意；要么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这些消极情绪必须克服，不要等到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后悔晚矣。在党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敢不敢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对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立场、理论品格、水平能力的实际考验。

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增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力量。党的任何工作要想取得实效，归根结底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将党的政策主张落实到群众中去。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是民族的历史，否定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危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鉴别力、战斗力、抵制力。在民众中形成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共识，建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及时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心。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利用我们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有些现实矛盾没有处理好的问题肆意搞扩大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下大力解决当下遇到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太大、消极腐败现象、“四风”问题，以及人们遇到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等实际困难。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就从实际层面上建立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最现实、最有说服力的回击。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传媒手段，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阵地。除了要建章立制做好防范工作外，还应该未雨绸缪，打好主动仗。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首先要了解互联网，要学会运用互联网，组织队伍，组织文章，正面发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来源：《新湘评论》2016年第14期

从中东危机看西方民主输出的三重错乱

孙来斌

近些年，中东地区频发危机，世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近期发生的两件事情，再次使中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一，英国公布的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及其连锁反应。该报告认定布莱尔盲目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以片面的情报判断刻意引导战争舆论，无视战争可能带来大量平民伤亡的风险。就在该报告公布后布莱尔表示道歉的同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接二连三发生炸弹爆炸，造成大量民众伤亡。这使布莱尔的道歉显得苍白无力。其二，美俄达成新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及相关报道。短暂停火期间，叙利亚儿童在一片废墟之上、残垣断壁之间嬉戏的场景，让人百感交集。面对中东危机和乱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日前，叙利亚知名学者乌萨马·达努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奉行的新干涉

主义政策造成了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从理论上存在着三重错乱，在实践中给中东地区造成了严重混乱。

一、用强权颠覆公理

20 世纪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境遇、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之身居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顶端并从中受益，美国综合国力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这种物质层面的优势地位，滋生了美国人的优越感。长久以来，许多美国人笃信“山巅之城”的神话，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乐于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在这种所谓“天赋使命观”的影响下，历届美国政府站在“民主道德高地”，极力向“民主发展洼地”输出民主。

作为民主输出战略的重要内容，乔治·W·布什在 2004 年 1 月正式提出了“大中东计划”，力图通过“帮助”使西方民主制度在大中东地区扎根。这一计划的实质，是按照美国模式对中东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从而将其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而胡萝卜加大棒，“颜色革命”和武力干涉并举，是美国民主输出的常见手段。2003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2011 年，军事干预利比亚。在叙利亚，西方国家综合采取了各种措施，自然也少不了火箭和炸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此称为“炸弹民主”）。

中东地区人民对民主具有自己的诉求，但他们想要的并不是美国强力输出的美式民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回答“你是否喜欢美国的民主理念”这个问题时，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访民众大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中东各国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中东人民最有发言权。美国在中东的民主输出，是在用强权压制公理、颠覆公理。“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民主国家”，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一篇文章的题目。借用这个表达来描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也许是很恰当的。

二、用形式消解内容

作为理论表达的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是民主本身是人类追求平等与进步的产物。相对于封建专制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它不是民主发展的完美形态，更不是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终结。关于民主为何物，历

来存在各种界说。“所谓民主的，就是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列宁的这句名言，道出了民主的本质内容。

“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民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众所周知，选举为王、形式至上，是美式民主的重要特点。将选举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进而将其当作民主的衡量标准，必然导致在民主问题上一叶障目，是用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消解了民主的丰富内容。“选举是民主制度运行的方式，它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手段。”亨廷顿此言影响力极大，但其选举至上的偏颇显见。

列宁曾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文化与信仰大体一致、民族与种族相对简单的同质性社会，竞争性民主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西式民主是一种不好玩、不经玩、玩不起的政治游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这种单一形式的民主当作万能程序、标准程序，力图植入中东地区。这种不顾条件的民主输出，注定不会成功。中东地区社会异质性特点突出，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种族结构、国家认同等方面与欧美相差甚远，在政治制度上必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民族和谈、教派协商、部落会议等方面，有其自身的民主实践特点。用美国民主模式对中东地区进行强行改造，结果必然造成种族冲突、教派纷争、阶层对抗、政权更迭等，最终导致民不聊生。伊拉克战争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年前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特有的民主模式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其他国家。在我看来，在伊拉克打造民主制度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愿这是他的真诚反思。

三、用“民主”遮蔽幸福

在现代社会，民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唯一目标，也不是最高价值。但是，当代西方社会一些人观念里存在着一种“民主拜物教”，一再将民主（准确地说，是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当作最高价值，并以此遮蔽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强行向中东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推销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众所周知，幸福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探讨。一般而言，幸福是一种对现有生活的持续的满足感，并希望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作为一种生活感受，幸福看似主观，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客观前提。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离开了和平的环境，

离开了基本的民生保障，幸福必然成为空中楼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民主的社会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民主很可能成为幸福的一种来源，但不可能成为幸福的唯一来源。相反，错误的民主理念，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很可能是造成不幸的重要根源。当前，发生在中东的战乱、涌向欧洲的难民潮等情况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的是劣质的民主，带来的是真正的动乱。

正如牛津大学教授斯特恩·雷根所言，民主只有促进了发展，才能确保民主自身的发展；没有发展，民主会被历史湮没。近期多家民调数据显示，当初卷入“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民众，多数对现状表示不满，强烈的幻灭情绪取代了当初的乐观情绪。相对于现在的民主制度而言，他们更愿意要稳定的生活。2016年年初，突尼斯爆发的暴力骚乱不断升级。突尼斯资深媒体评论员贾斯米认为，突尼斯当前所遭遇困局，根源在于经济不见起色，没有满足民众期待，从而出现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等难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及其后果，印证了邓小平的分析：“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9月29日

西方模式导致人才逆向淘汰

宋鲁郑

2016年的美国大选，最吸人眼球的就是特朗普现象。不仅中国，就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也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毫无从政经验、外交一窍不通、政策前后矛盾且难以行得通的特朗普，何以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支持？

实际上，特朗普现象并非西方选举政治的特例。此前还有“冲动牛仔”小布什，意大利还有花花总理贝鲁斯科尼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了，就需要从制度本身找原因了。

一、西方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

西方自进入“一人一票”的所谓大众民主时代，其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精英选择精英到大众选择精英。然而，和关注长远利益也需要思考遥远复杂国际形势的政治精英不同，大众只关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仅如此，大众还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好恶。许多和能力无关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讲、善于表演和作秀以及时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也非常重要。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必须迎合大众，从大众心理和需求的角度开展竞选、兑现承诺。这可以说是导致政治人物平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 2008 年的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以其善于演讲，口才极佳而表现突出，但是他的最终获胜除了经济危机的大背景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是黑人，因此他获得了几乎百分之百的黑人选票和众多少数族裔的选票。当时奥巴马的主要竞争对手希拉里则主要是因为美国社会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位女总统而在初选中败北。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的对手质疑奥巴马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自称的基督徒，而且他的出生地也被指是伪造。假如质疑成真，奥巴马要么败选要么失去竞选资格。可以说，这是一场由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口才和出生地等诸多因素主导的选举。

那么奥巴马能力如何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美国前总统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其实小布什的竞选历程更为典型。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总统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主党企图利用小布什糟糕的执政水平从而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再次胜选。

2014 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代表国民党竞选台北市长。连胜文的竞争对手柯文哲，毫无从政经验，只是一位知名的医生。但是，柯文哲非传统的竞选表现和坦率、直白的频频口误反而给普通民众耳目一新之感。再加上他具有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受难者家属身份，最终他以绝对优势

成为新一任台北市长。只是如此荒唐的结局很快就显现了后果：仅仅一年，民众对柯文哲毫无章法的施政极为不满，其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迅速下滑。

二、西方制度模式导致执政的着眼点都是短期的和急功近利的

西方制度模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竞选人都把精力放在选举上而不是治国方面。竞选时如此，当选后要获取连任也同样是如此。因此当选者执政的着眼点往往都是短期的或急功近利的。

比如印度，它的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远远高于中国，但其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却远远低于中国。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农村六成以上的地区缺乏有效的灌溉系统。关于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专题纪录片《印度的冲击》将其归于印度的民主体制：政治人物在选举来临之时往往向农民赠送传统服装沙丽、电视机，立竿见影拿到选票，但却无人关心农村的基础水利设施投资。

法国距 2017 年大选只有一年的时间，当前法国每年财政赤字高达 700 亿美元，国家债务总额高达 2.1 万亿欧元，超过法国经济总量。法国总统奥朗德为此于今年初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法国急需的改革是减少福利、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结果社会党居然提出，社会基本救助体系应把 18 岁的年轻人也包括进去，国家开支由此将增加 60 亿欧元。而目前的法律只针对 25 岁以上成年人。如此的政策主张能够出台，原因主要就是：选举到了，政客要买选票了。

正是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就形成了今天西方窘境：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今年 4 月初，法国媒体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连任，总统任期则从五年延长为七年。其目的就是促使政客们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施政，不过多受短期和选举因素制约。

三、西方选择人才的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

西方选择人才模式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在世袭皇权时代，这种模式有其优越性。在皇权制度下，

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执政者，国家万幸。如果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就只能等到他终老才能更替。所以，当时西方的发展要远远好于其他皇权制国家。

但是今天，随着金钱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方民主模式原有的这种优越性已经丧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以“选贤任能”为核心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式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不但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在选拔人才上也更胜西方一筹。中国“选贤任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的最优秀者才能进入最高领导层。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选拔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的方式则十分的谨慎。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西方的选举模式有任期限制而已。所以台湾出现柯文哲现象也不奇怪。柯文哲本人从一开始豪称：“当市长比当医生容易多了”，到坦承：“发现政治也是一种职业”，还哽咽说：“人生好辛苦，我好累”。他是觉悟了，可是台湾人民还要等他任期四年做满。

历史上，中国曾以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而领先世界。今天，中国这种以能力选拔为标准的“选贤任能”制度再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

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这可以说是当前西方国家难以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种种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

不将其拒之门外。最后选出的人才素质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其次，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美国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在竞选时被揭发得体无完肤，其未成年时的劣迹被尽数挖出，其在银幕上塑造的负责任的英雄形象一夕倒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崛起的陈为廷，在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时一再被曝光早年在公共交通上对乘客性骚扰，从而身败名裂，不得不退出竞选。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过世的父亲被媒体曝光有离岸公司，卡梅伦四天给出四种不同的解释，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获利，并公布了自己近年来的交税清单。

第二个挑战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以法国为例，曾发生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第一件事发生在 2007 年总统大选前夕，同党的时任内政部长萨科奇和总理德维尔潘之间。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了一份虚假名单，指控萨科奇涉嫌洗钱，史称“清泉案”。但身为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借力打力将之戳穿，也彻底终结了对手的总统梦。最后双方闹到法庭，德维尔潘的亲信被判有罪，而他本人则无罪释放。第二件事发生在 2012 年总统大选前夕，法国反对党最具声望、民意支持遥遥领先的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纽约陷入离奇的强奸门。其戴手铐被警察押送的镜头传遍全球。最后，当卡恩被迫辞职并失去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之时，他又被宣布无罪——但是在政治上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事件过后不久，卡恩表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尽管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只是这起阴谋赔上的还有法国的国家形象。内斗到连国家利益都不管不顾，可谓令人叹为观止。

对华人而言，最出名的自然是台湾两度发生的选前枪击事件。2004 年神秘的两颗子弹，令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2010 年五都选举，投票前发生的连胜文被枪击事件令国民党逆转。所谓民主选举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西方制度模式对有限政治人才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治生活中的政党对决，在西方社会，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

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在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被闲置八年。

法国外交家燕保罗是著名的知华派、中国通。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参与法国对华外交事务，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对他的评价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外交部对中国最为了解的人士之一。”但在右派执政期间，其长达十多年无法进入决策层。等到社会党 2012 年执政后，立即将其启用，被任命为总统外交顾问。但很可惜，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一身才华付诸东流。

其实，关于西方现行体制难以选出优秀人才的问题，即使认同这个体制的群体也不否认。只是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优良，个人的作用甚微，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后果。这一认识显然和早期认为西方体制因为可以定期更换无能的领导人而优于其他制度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总之，西方“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选拔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下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也是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性必然。孟子曾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制度。没有合适的人来运作，制度就无法良好运转。一个人才逆向淘汰的制度，还能避免被历史淘汰吗？

来源：《红旗文稿》2016 年第 6 期